

集部

俟菴集卷八

元 李存 撰

七言律詩

次吴宗師見寄韻

學業區區老未成西樓松竹又秋聲雖聞夫子稱仍貫頗畏詩人笑屢盟山色有情真宿昔河流無潤謾平生白衣蒼狗成朝暮樓外看時眼共明

贈趙天錫遊青囊

紅黃木葉落未盡三月秋晴涼未寒重來已喜詩卷好久坐但愧酒杯乾郭仙秉氣必深會楊公救貧宜不難一節甚欲從子往奈此筋力辭巑岏

次靜上人韻

高人何事來山館為學深知有本原浩浩黃塵俱是幻娟娟翠竹盡能言蒲團隨地君方樂竹簡窮年我自煩頗覺晴雲亦相謔一時如蓋又如旛

和宗師灤京詩二首

往往聞人說上都白沙青草世間無千官擁鴐雲朝起萬帳隨營雪夜鋪業廣殷周天所與興追風雅容難孤不知范蠡當時意獨肯扁舟老五湖

紫駞白象壯行儀但覺炎威日日微露透地椒清實仗風生天棘滿旌旂金盤諷諷行新饌玉體闕 進祓衣自得仙吟因想像半生元不離門畿

敬次復齋先生鶩湖途中韻

全無放逸是明欽為學何須别用心江海不齊皆白水

衡廬雖隔總青岑俗情冉冉宜難拔書景蒼蒼亦易沉頗恨當時無再會說同說異到如今

題國鼎横舟亭

山居静樂應無限何事新亭扁作舟江海未酬平昔願乾坤猶覺古今浮蘭花的的開清曉桂子離離落早秋安得推篷并容我一杯相與問晴鷗

和李唐經韻

秋葉經愁日夜飛小窗忽此玩殘枝風雲有會雖宜早

氷雪相逢政未遲笑我且求麋鹿友期君先到鳳凰池

盱江錦水元非遠從此空荒得所資

贈徐德新

徐家世世生麒麟至今秋水為之神半窗只辦科舉業

一跡不霑闤闠塵忘年雖有此時舊中儁尚看他日新

江上歸帆雖半月白沙紅樹最宜人

別徐典史謙父

楊柳初青古屋頭晩風相過静如秋只宜煮茗留談笑

豈意開樽作獻酬爾我兩忘方至樂帆檣將去忽離憂
宦遊早晚知何地還肯移書告我不

奉寄劉總管塗山二首

泮水秋深士若林老松香桂晝沉沉唐虞斯世吾曹事
韓范聯科太守心把酒屢陪風滿座挾書深愧雪盈簪
近來沈約元多病湖上無因聽好吟
一自公來未幾時嘉禾瑞麥滿郊岐胥徒曉散庭無跡
閭巷春回路有碑負版久漫方歷歷徵書宜下且遲遲

平生亦有桐江釣柳影蟬聲盡日垂

挽三十七代僊姑

前身知在月中央金縷瑶環夢未忘麟饌已供仙府貴鸞封猶被國恩長碧雲萬里簫聲遠黃壤千年劍氣藏空使人間有悽愴滿山松栢雨浪浪

挽陳湖峰

秋風一夜到湖峰梁棟新摧里閈空發廩不隨饑饉價訓兒長把縉紳風道傍民俗廉車駐墓下碑文史筆雄

尚喜有樓名聚遠客來千萬莫匆匆

輓饒國夫人

夫子娛親夙盡心市甘何惜到笄簪同年生死緣誰似從爵尊榮報亦深屬纊偶需歸遠子回天欲竭在囊金更窺慈慕無窮處久淚宜枯牘滿襟

挽邵主簿三首

河橋楓葉雨蒼蒼此老恢然忽已亡閭里徒聞習主簿衣冠真失魯靈光纂經讀史心雖在移石栽花興自長

頗憶兒時過豐樂倚天青壁稱新藏

儒冠非腐復非癯裁製搯攗萬有餘未信山林真佚我

秖緣州縣更勞渠黃泉可作雖無術青佩相傳幸有書

累世箕裘分付了不妨霄漢五雲車

娟娟踈竹護層樓昔歲從公飲上頭方喜老來猶善飯

豈知夜半不藏舟文章深粹推南渡倉庚艱難念此遊

一曲欄干九秋色重來凭倚淚横流

餞張經歷

番水之山歲月流幕中何負漢留侯文書堆案眼如月
寮屬滿堂心似秋别酒偶逢黄菊晚歸節應與赤松遊
但疑昭代尊三老或有蒲車到舊丘

餞王尹美任

此地難留葉縣凫甘棠春影日踈踈臨民豈但三尺法
秉筆多由萬卷書饘粥有田宜往役吏胥無跡等安居
烏臺薦剡聞交上擬迓他年使者車

挽夏公德脩廵檢

生死雖云不二觀林塘風月總憂端螢邊早已勤三策馬上聊從試一官賓閣尚餘梅蘂暖棋枰空傍竹枝寒穹碑勒在靈山下留與他年子細看

挽羅秋壑

疇昔詩書共阿傳知公精力正鮮然十年欲展牀閒拜一日驚成地下仙孟叟不窮知有氣鄭虔雖老尚餘氊從今忍放樓西眼六六風寒倚暮烟

次子勉韻 姓高臨川冰塘人兵後甲午年因避地於彼七月終大山乃絶筆之作也

賊巢遠近未全降辛苦移家隔一江客意皆春常滿座

山光如水欲浮窗尚思虎旅携三百敢望牛蹄餽一雙

臨汝只今多義士同心驅捍勝吾邦

蛇虎縱横二載餘偷生於此計何疎俗情只欲分茅土

國士終當顧草廬留世但知瓶有雀擕家敢歎食無魚

試看何氏新園裏種菜墻根已露如

疲馬常思捲旆旌如何處處尚屯兵為邦喜有漢三傑

習禮慚無魯兩生雖覺風沙成晝晦終期河漢尚秋明

買牛頁耒歸鄉里没齒簞瓢亦已榮

次何允升韻

山青水白自深深誰謂桃源不可尋一日鄰人方命飲

十年故友忽相臨遭時政共干戈際款語聊同竹樹陰

幸得斯文天未喪秋風杯酒尚論心

題陳主簿德驥殺賊詩卷

逢時如此老騣騣避地來遊汝水潯鼠雀但知穿屋易

虎貔何擬在山深一時將帥開青眼千載鄉閭戴赤心

畢竟元龍豪氣甚難兄難弟總南金

贈别國祥陳山長歸温州

梅花風雪在師門樽酒相逢氣甚温盛世文章須屢見青燈懷抱未深論每疑燕闕風雲後亦喜徐岩几席尊歸去有人談理學天高地下此心存

贈别李教諭仲祥棄官歸侍親寧國

學官未去幾忩忩敬慎如君亦罕逢廪給未能酬素志門垣行已卒前功一瓢雖覺持緣少四壁寧無士論公

歸去正當秋桂發揷香娱飲百年翁

贈胡教諭伯瑜官滿歸上饒

耆德能安一席涼二年陪講借餘光教尊瞻視門垣壯禮盛春秋俎豆香麈尾清風方未厭馬頭紅葉竟何忙聖明天子須儒雅三徑區區且更荒

贈陳士周赴鄉試

君家東閣書連屋憶得前年為賦詩師友講明今巳久賢能興起固其宜省闈落筆秋湖壯御榻傳名晝影移

我已親年方喜懼國恩須報未為遲

次閑閑吳真人贈溪月真人奉吉求賢韻二首

明良相際迪鴻猷風馬雲車遍九州草野與聞蒼玉佩闕山慣見黑貂裘長懸高士陳徐榻同泛神僊李郭舟頗笑當年老工部拂衣猶自羡滄洲

絳節真人下五城朔風吹鬢欲星星已窮栗里幽人徑定到王官隱者亭千古麒麟開漢閣一朝鸞鳳集虞庭聖恩滂沛今如此未信遼東老管寧

贈倪照磨之任

掛琴收劍及江頭白水清烟望去舟此意不忘如不別有詩相寄即相求省闈開幕綱維重經術傳家器識優想見南樓他夜月一尊端復念鄉遊

贈人赴宣城下邑主簿

使家上府勢如山佐邑趨承事最難但守至公為主本莫憑威氣作波瀾多財臭腐吾何用同類扶持義所安見說當時謝太守詠觴遊覽只清歡

挽葛吉甫妻劉氏

北堂春日正遲遲一夕秋風換縗衣用足尚聞公母績教嚴如剪孟家機鸞孤太早人同惜鮭養無違世亦稀想見隔溪埋玉處老松荒草暮烟飛

題積烟山僧房

積烟山上雪窗寒到得應知得到難碧嶂坐來三界小白雲歸去四鄰寬道人問訊行秋早童子收經立夜闌竹葦稻麻俱佛法芙蕖死殺靠蒲團

送吴存恕遊宣城

柳花蘆笋客開船獨立平沙欲悵然蘇季但遊終有印鄭虔雖老竟無氊重湖風景年年好憲府公卿往往賢早晚秋空一鶚上不妨林下白頭眠

次何髙士成道韻二首

許我重來意甚真山林城郭路由分十年共憶青燈舊一日相看白髪新促席未銜杯裏月攜鎌先劚隴頭雲臨流儘有西風便杖屨終當逐後塵

豈煩嗜酒見天真自是平生雅俗分我以避人成齷齪
公能留句獨清新何由窗下縻紅日未了山頭望白雲
尚賴懸河千斛水一澆胷次舊泥塵

立春前一日示大妳二首

明知此事是多來爭奈堂堂暮景催血氣每疑當末疾
簡編終喜共羣材忘憂空對庭前草索笑唯尋屋後梅
莫怪生涯同死水已將心念比寒灰
自憐家世一書囊殫鈌區區客舍涼對食不知滋味薄

立身唯覺應酬長半生豈有餘筐篋十指纔無乏稻粱石槨桐棺皆已了敢將毫髮累諸郎

題雲臺真館

老僧褰裳過水去童子操篙風打船欲暮沙村更疎雨天成窗下白雲眠黍雞見待元無約針芥相投信有緣料得清溪尤愛客竹根同坐釣絲船

挽倪公溥

錦水東來嗚咽聲摧殘喬木盡凋零孔堂俎豆思耆舊

洛社衣冠失典刑種善長留人頌德承家已有子傳經
自慚枯槁無由達忍為先生寫誌銘

艾氏春雲亭後挽許君度

構亭石上號春雲未老安閒孰似君十里松杉青作障
一般鳧鴈錦成羣開樽對客心常足抱甕尋花志不分
況得青城老學士山暉棠記四方聞

送吳秀才入京

一時文翰節婦事萬里氷霜孝子心風教森森真大義

公卿濟濟足知音驚波久落黃河岸草竊潛消綠樹林

楊柳九衢皆喜色不須多慮杖頭金

挽饒國夫人

承夫教子豈徒哉紫誥金花特地開鹽米豈曾知爵齒

酒漿何止及輿臺劍光北斗成雙化髮影青山見再來

翁媪此生無可奈後人慈孝自成哀

題張若無卷石齋

千年山石自嶙峋一日堂成眼獨明但覺軒窗皆古色

豈容朝暮少書聲誰同處士秋長醉我笑將軍夜有驚倘肯他年分半席拂雲帶月共平生

挽待制周南翁

早由稽古獻春容遂歷深嚴副所蒙頌德久刊王屋上政聲新滿九華東君恩疊疊方求舊交誼森森還託終何者可寛慈母念眼明雙鳳起秋風

代馮開先作挽

自愧癯然一晩生前年叨結外姻盟徒從貳館閑風度

未及高堂拜老成赤鳳競飛雲霧濶蒼龍雙沒斗牛明

靈車早晚霞山道松葉梅花涕淚橫

代吴仲師作挽

辱在姻盟二十年叨陪樽俎幾歡然赤霄尚擬聞鳴鳳

白露何知作蛻蟬鄉社縱無人似棟墓碑猶有筆如椽

素車明日之何處一片孤雲細雨邊

次盤所叔自貴池寄觀唐叔韻

拂雲蒼翠九華山拄笏相看亦未難但使箕裘家業在

不妨氷蘖道心安推敲此日猶成句矍鑠他年尚據鞍

見說西湖歸棹穏蓮花如玉照春盤

挽吴若川二首

紫陽山水甲江東宜此郎君敏且通老子宦遊真有助

吾曹清事每相同追隨别去纔旬外變故傳來豈夢中

莫遣彭殤異悲喜古今如此一匆匆

師門初識喜充然肉重還疑骨相偏中壽縱難如蹇叔

早亡何擬過顔淵豈無爍爍留緗簡未有呱呱泣几筵

旅殯欲知何處是上清橋外竹林邊

贈别楊秀才赴真揚二州打捕提舉司都目

錦江重會各蒼然别夢驚回二十年虞府已需君入幙詩壇猶笑我無氊瓊花月冷看騎鶴玉盌春香取獻豣此去帆檣千里近封書到得故人邊

贈别王用亨之京

初跨中原萬里鞍雪花風葉兩漫漫欲朝天子黄金闕且侍宗師碧玉壇學道豈無新夢破讀書宜有舊燈寒

莫將出處殊心志他日歸來好共看

俟菴集卷八

俟菴集卷九

元 李存 撰

七言律詩

贈李治中子赴都承襲

一曲驪歌把酒頻馬蹄輕踏軟紅塵名家固喜有能子上國猶知禮舊臣去日菊萊烏帽落歸時楊柳緑袍新太平天子方臨御遠業宜君未壯身

贈吳主簿美任歸紫陽

汪侯疇昔在吾鄣聞說才名亦已多每恨幾時瞻舃履偶逢鄣邑佐絃歌忘懷對客誰能似敷政宜民頌不訛歸去紫陽如有問錦江春雨舊漁蓑

挽陸氏夫人

義門積慶至今餘華屋盤匜晚更娛不與藁砧齊白首得看主器到青都周家搚狄恩非遠潘令安輿事忽殊洒盡南風幾行淚玉簫丹鳳已雲衢

挽裴與通

裴家楚楚舊衣冠說到平軒益可觀尚德豈殊三事貴
遠遊寧博一丘安年非耆艾人同惜死不倉皇理亦難
況有好書三萬卷滿樓留與子孫看

挽汪子盤二首

道士來從南海邊客齋聞訃淚如泉一官稍欲酬蓬矢
九死何知在瘴烟易簀并無童子燭歸棺猶在有司船
向來簡墨收成束竹几松窗幾黯然
畫船楊柳驛門前政此山深擁被眠江海雙魚寧幾日

神仙歸鶴竟千年輀車有子能扶護封兆何人紀祖還

共慕諄諄鄒魯俗從今懐抱向誰宣

代挽艾君度

閭里交游二十年君家日大我蕭然庭階坐見芝蘭長

館塾時叨俎豆聯嘯月尚祈尋老友乗雲何擬作飛仙

慈親耄耋猶嗟季此事人間最可憐

先親疇昔客門墻省覲時陪俎豆光君子肥家真有道

神仙延命竟無方鳳雛一一隨當户鶴髮垂垂更在堂

明日青山作新塜通家唯覺倍沾裳

贈醫者劉存誠歳晩歸城中

早歳瘰然謾學醫十年分力謝軒岐疲癃雖覺皆吾病捫摸何能免自欺舒子老成遊地下何郎精進走京師君今賣藥居城府苦學森森有未知

次汪府判見寄韻

長松髙竹舊郊居四壁雖凉興每舒奇氣豈無題柱筆俗情多有絶交書袁安冷落唯髙卧杜甫鬔鬆且倦梳

誰更似公身未老官閒贏得遂吾初

次韻吴宗師沛縣舟中見寄

梅花如粟已知春笑此支離一病身豈意雲霄珠履客未忘鄉井布衣人歌風臺下舟航穩擬刻亭中翰墨新却怪青蓮老居士銜杯方始見天真

送楊宣慰入京

播南宣尉去朝天述職安邊禮數全劍履載瞻新日月旌旄渾識舊山川精銀名馬嚴方貢上酒肥羊飽御筵

歴代君臣義如此生民何地不歡然

別朱教諭歸鄉

來時喜得故人書冉冉三年昨日如歴世功名期子大

深山齒髮笑吾疎掌中夜月連城價堂上春風五色袪

如此宦遊真不惡故園松菊莫躊躇

奉贈張天師承詔趨朝

纔讀天邊絲色書便登河上紫雲車神靈萬里同奔走

道德千言自卷舒夜席定知承祕問春樓行見得尊居

無由得傍金門外月冷河明聽步虚

奉贈舒真人代祀三山還朝

山田席上茱萸酒數别匆匆十二年秋月襟懷公似昔春雲才思我非前辭家久作金門客代祀親逢碧海仙鄉黨交游正傾倒又騎孤鶴上遥天

贈方縣尹赴獲鹿任

中原民俗猶淳愿平易其心可近之人已古來非兩事律情今此或分岐彈琴宓子良知本書考陽城豈是癡

他日國朝循吏傳眼中非子更期誰

贈祝汝城赴綦江等處儒學學正

綦江江上擁臯比元帥憐才況荷知自是明時方有教
豈同先聖欲居夷人民溪洞黄茅遠行旅弓刀白晝疑
風物寧無新句及倚闌長望鴈回時

挽鄧卓峰

碣石相逢一夢空談諧清潤昨朝同引年尚可借枸杞
療疾何知乏鞠藭行已比生非碌碌視天他日豈夢夢

一峰卓爾知何處長望雲林烟雨中

送倪東江之上元縣主簿

沙頭烟際挹征襟爵盡梅花出短吟鄉黨又成千里别功名聊盡百年心東南形勢風流遠吳晉山河蒼莽深此去吟邊有高邁客樽應與爾同斟

題菊隱

河漢横空白露流碧叢黄蘂共悠悠誰人不慕陶彭澤舉世難忘陳太丘籬下尚餘千古意樽前已了一生秋

平生縱有相看約更待他年雪滿頭

次韻送邵文度赴省試

早歳天香一折秋直將勲業望伊周光飛彤管三千字喜動紅雲十二旒上苑錫筵人入畫禁城傳詔馬如流相知有問廬仝者紗帽蕭蕭正在頭

謝陳真人惠髙麗席柯山墨

滿頭霜雪菊瑳瑳疋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不知老色是誰多參苗織席來東海松葉燒烟出爛柯

甚欲追陪報雙鳬五雲飛佩奈公何

送趙伯容歸浙

武林楊柳舊依依甲第樓臺有是非莫道天涯龍已化但看雲際鶴還歸雙親榻上清風枕五帝壇前白羽衣隷古尚餘西漢筆從今宜近玉堂揮

寄吴宗師

邑南最好是山田碧石清流每扣舷拔地如龍知幾里近天歸鶴尚千年封培巧在仙塋左遊釣難忘某水邊

此去桃花政無際不須重問武陵川
萬里仙人白羽衣雲幢風蓋幾高低逢時故欲寸心盡
能事何由十指齊不信鑑湖狂始得要聞夔府老多題
況傳洲島皆奇絶筋力應留與杖藜

胡氏園趣亭

渉園自是前人趣令子於今更勿忘春雨未多松葉嫩
南風才發豆花香董生好學成書僻陶令能詩帶酒狂
何似君家不獨樂每留佳客共徜徉

胡氏栢友亭

世間可友豈但栢君獨與之心若何氣摩雲漢眼中少刀傲雪霜人所多丞相廟前鬼神㑹拾遺岡頭螻蟻窠爭似胡家亭子上撩風架月共吟哦

次静上人韻

佳吟妙筆何兼眖淡味悠長未有原但見中山須得傳豈知彭澤久忘言簡編蛇蚓終相負簸笥蛟龍敢或煩志在青山最深處不勞招引用擅旛

哭顏一初

小車曾過草堂中願學森森比意同交義素隆因有疾醫方多近遂無功倚門雖恨孤重母就傅猶憐見二童修短不須頻入念古今如此一匆匆

賦饒元可小隱新居

如今依舊竹成林桂樹梧桐處處陰好尚未忘書脉遠艱難相語酒杯深籬根白露秋花面階下東風百草心一日高堂拜遺像幾回歸去淚盈襟

次韻心道同遊方盤見示

千仞孤峰插夕陽數家亭館在平岡山川登覽寧無數杖屨追隨賸有光竹下論文心共苦菊邊呼酒興何長重來欲盡平生語莫與他年更品量

哭陳仲剛

自是藍田玉樹烟操觚早立鳳池邊宦遊稍欲酬初志課最何知厲暮年松菊滿山方入夢雲霞連海遂成仙承家賴有河東鳳毛羽皆當近九天

往年漕運九華歸一舸相過慰别離窗下酒酣題好句寺中茶罷讀殘碑生平出處雖云異來往風流政未遲今日扣門非此意凉蟬高樹不勝悲

燕雪灤雲早舊飛湖南去後海東涯世人只向蠅頭老志士何嫌馬革歸三逕雖荒惟莞爾九原不作共凄其淮西憲使如椽筆還為幽扃特一揮

送汪伯羽遊金陵

自是深山玉樹明一舟今向石頭城風烟道上非遊覽

霜雪臺邊欲老成教藝豈無侯令史談經更有閔先生

滿街拍拍春壺酒千萬逢人莫屢傾

和荅邵菴虞學士韻

自笑深山鬢已華東籬每每負秋花居貧只合師原憲

紙貴皆緣慕左家春雨綠蓑身有分秋燈黄卷事無涯

太玄賴有揚雄草幾向松窗與客誇

題趙氏欣榮亭

見說龍岡趙達卿作亭池上號欣榮繞檐草木皆生意

堆案詩書豈俗情燕享尚餘公子氣品題何用老夫名

南豐幸有羅君説他日同遊賦始成

寄香爐寺上人

香爐峰下飽曾經沙水泠泠竹樹青喜有深雲藏古寺

愧無清興謁高僧平橋楊柳還堪過瘦石莓苔每倦登

野店他時脫粟飯闌干應得夕陽凭

謝傅總管三首

皁蓋翩翩立曉風時來湖上素王宮清聲自昔聞江北

善政于今冠楚東勉勵豈惟千里計作興真有十年功他時累累髙科者盡出君侯化雨中
大比賢能處處興安仁雖小錦雲稱連科未覩天荒破讖語新回地脉靈况有黄堂均鼓舞豈無金榜繼飛騰老生欲向西風說肯為吹還兩鬢青
夙昔郊闗一老農彊顔聊可及童蒙豈堪較藝簾帷下祇合留心句讀中眼底觀書渾似霧齒根遭物動生風若教與秉春秋筆冠蓋如麻負至公

送吳以善遊京師

龍虎山前挹秀姿片帆今欲向京師為逢四海承平日不待雙親老大時獻策致身雖草草孳䱜為養未遲遲新年多病無由別空望江邊柳樹枝

挽李真人盤中二首

闕
與宗盟每闕然抱琴況復在賓筵大瓢幾酌秋空月細茗常烹夜澗泉石室已招丹旐起草堂方擁布衾眠區區豈敢論交際默數于今四十年

其二

旌旛今與白雲飛谷口泉甘土自肥遼海但能聞鶴語函關終不見牛歸玉棺寶劍千年了碧館瓊臺萬事非最是瀛洲老仙伯幾多涕淚一時揮

次韻江潮海

客來即與共青纏謀築荒山野意全門外定栽桃似錦簷邉還種竹如椽一區白屋隨吾分千載青囊見子傳寄語靈泉李兼善肯來宜在菊花天

次閒閒吳宗師韻

應酬馳騖百無成愛客須分實與聲君似遠公邀共社我如高固盍逃盟抽心括胃非能事問水尋山足此生不看西樓松上月多情偏照鬢間明

俟菴集卷九

俟菴集卷十

元 李存 撰

七言絶句

壽余仲元三首

羨子雙親貎尚童𦋐班兄弟盡雍雍縱然不飲終當醉此樂人間亦罕逢

自眙明處即無違學往皆行古所稀遥想去年逢此日南闕望盡白雲飛

黄花紅葉照庭皋應獻仙家海上桃欲報固知無限事且將歡笑溷劬勞

贈王真人二首

曾扣仙關鶴未回黄花於此得追陪海波尚許他年渡直望三山紫氣來

下界塵埃一洗空眼明瓊樹立秋風人生豈必長相聚月下溪邊即此翁

贈臨川饒季理赴廣州蒙古學正

過江已病語音殊鴂舌難聞況海隅堯舜君民今日是
且回和氣入都俞
商冠魯服古人通矧此書文四海同自是俗情安近習
茫茫科斗孔堂中
海魚如屋酒如河翠箔紅欄護綺羅珍重饒郎千里去
少年曾聽廣州歌
謝徐文仲
萬里收書出夜郎過家因復到茅堂象牙搔背白麈尾

消得深山夏日長

送張茂悅從師河南

明經待用千古事負笈求師萬里心想見洋洋河水上

春風玉樹奮成林

題來清堂

堂前池水甚清漣為有源頭一道泉莫訝主人賢若此

詩書簪笏已多年

寄題聚菴

古來心事後來身衣錦懸鶉孰喜嗔不在中間并內外
煩君更叩褧菴人

贈蘧禹鄰歸湖南

荒山寒葉自青紅茅屋更深笑語同何事鷽遷幽谷底
祇緣鳳在棘叢中

贈艾九入京省覲

子今萬里訪庭闈霜葉紅黃處處飛到得京城春恰莫
旌旗影下老萊衣

又贈禹弼連前一首

相思不見最愁予奈此村醪儘可沽安得片帆風色順一時飛過洞庭湖

題姜氏徑菊畫像

滿山秋艓欲青紅地下籬邊細菊叢華髮蕭蕭千古意相逢忽在畫圖中

送顯上人歸集慶

金盤山上顯首座屢説秦淮海印空安得相逢一茶話

塵埃無限馬牛風

送曹元善歸河南

歸帆千里蓼花風究竟遺經得所從慎守囊中萬金術

江河深處有蛟龍

贈陳氏桂亭

香根元是月中移白露秋風蓝蓝披於此作亭清巳甚

玉堂學士又題詩

送盛上人二首

六親慈愛業相離白水青山少壯時若不真叅求了達一生辛苦竟何為

西域傳經白馬駝後人無奈葛藤何直須叅透看自已佛法元來甚不多

寄弋陽宣差二首

病魔使我久不出運漕知公遠欲還只隔青山十里許黄花同醉一尊難

荆人嘗遺白拂子閩客復致青絲鞋宜此長官蔦水上

槐陰滿坐草侵階

送白周楨見杜清碧

之子幽尋鬢未頒蒼藤碧蘚憤躋扳武夷流水有九曲
盡在先生氣宇間

題竹溪西巖書院

余嘗欲遊武夷道盱水登麻姑入麻源而後去今聞
又有西巖焉巖中主人必能為我半日留也先賦一
絕

武夷秋水曲三三雲際麻姑萬檜杉早旭路逢谿畔竹定先傾蓋宿西巖

題寒青亭

余結菴竹莊上率平阜淺流唯南望山有連山如樓臺簾幃之在百里外臨川之雲林也天色清徹時嘗倚杖面之不能已嘆曰彼生居是間者其樂當何如也他日蔣君自述其寒青亭者傳以示余余欣然賦一絶寄之時五月二十又二日

簷頭烏影案頭蠅鷥鴨溝渠漸漸腥想見高人延客罷

披衣岸幘坐寒青

題拙隱卷子

紛紛大巧乃或拙大拙偏宜作巧看我是山中真拙者

隨君同向拙中安

題毛氏東園圖卷子

園池只在屋東頭古木環庵事事幽衰病自慚無半語

畫圖空作二年留

挽吳雲峯

高竹娟娟雨滿門解衣吹火接清論早知今日成長往更典春衣倒一樽

吟衫不肯謾婆娑孤負衢人意氣多若使偶然成一往江山千里奈君何

題存存齋

此心如客已經年南北東西是處緣想見高人春睡起落花風靜正綿綿

題危易樂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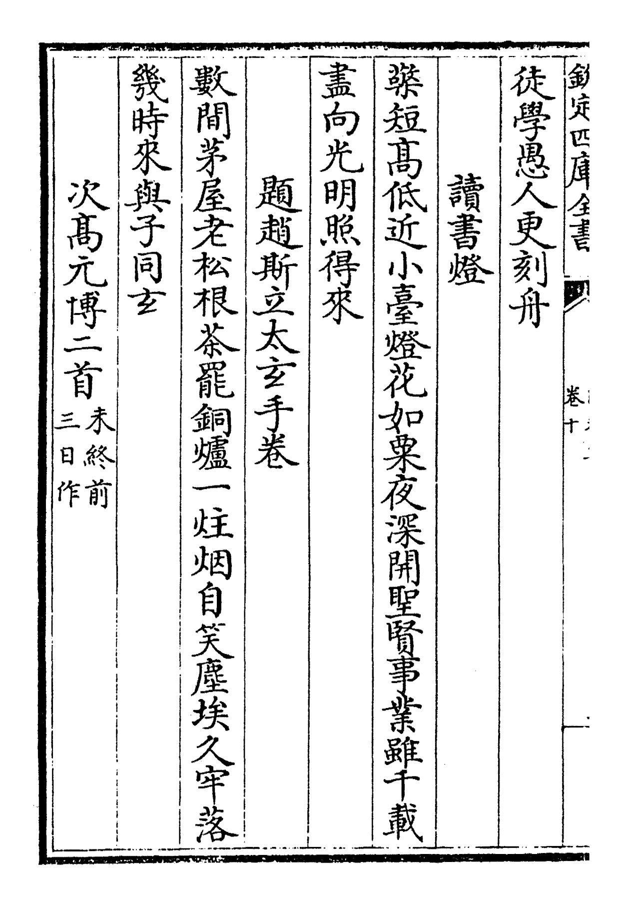
仙人天上九門開俗士無因離草莱見說嶺南新有集百金為購入山來

贈吳伯宜游京併呈吳閑閑

仙人坐閱清淺水行構江邊擬刻亭詩律方今老成甚杖藜應許數來聽

臨終寄髙元博

人在何方詩不至詩今重至倍生憂干將定是龍持去



徒學愚人更刻舟

讀書燈

檠短高低近小臺燈花如粟夜深開聖賢事業雖千載
盡向光明照得來

題趙斯立太玄手卷

數間茅屋老松根茶罷銅爐一炷烟自笑塵埃久牢落
幾時來與子同玄

次高元博二首（未終前三日作）

分將華髮守林丘奈此無端種種憂縱使能持三尺劍何如早泛五湖舟

南柯信夢非真樂杞國勞心亦妄憂憂樂從今兩忘却碧波青草一虛舟

追舊四首

三山縹緲觧招人玉樹瓊臺百不貧有口猶懐太白飲無心更逐軟紅塵

雲開閶闔召斯人錦繡心腸豈是貧今喜一樓皆白玉

肯看九地盡黄塵

自是瀛洲第一人玉漿麟脯幾曾貧想今尚秉千金帚欲掃蓬萊海底塵

空谷何由滯此人柬書萬里豈憂貧秋清車駕灤河上匹馬嘶風在後塵

中秋留古象山寄贈天谷菴何高士

獨坐山頭夜氣沉滿山松桂緑森森不知天谷菴何處已見清秋老月心

贈賣楮士

門前柿葉未堪書窗外芭蕉雨後踈正恨新詩沒題處故人携紙過庭除

題吳氏濟生藥寮

有無相易固為宜藥遇貧窮合施之倘使衆生皆得濟世間何利博於斯

夢祝直清

斜窗半夜月娟娟宿火添香獨自眠忽夢潯州祝經歷

滿頭如雪坐空船

贈李兼善

四山草樹白皚皚布被蒙頭户不開知子平生仗高義稜層爲我踏氷來

贈人

汲馬塵埃白晝馳人生得似此翁稀西風墻竹疎疎雨短帽長鬚百衲衣

贈江醫士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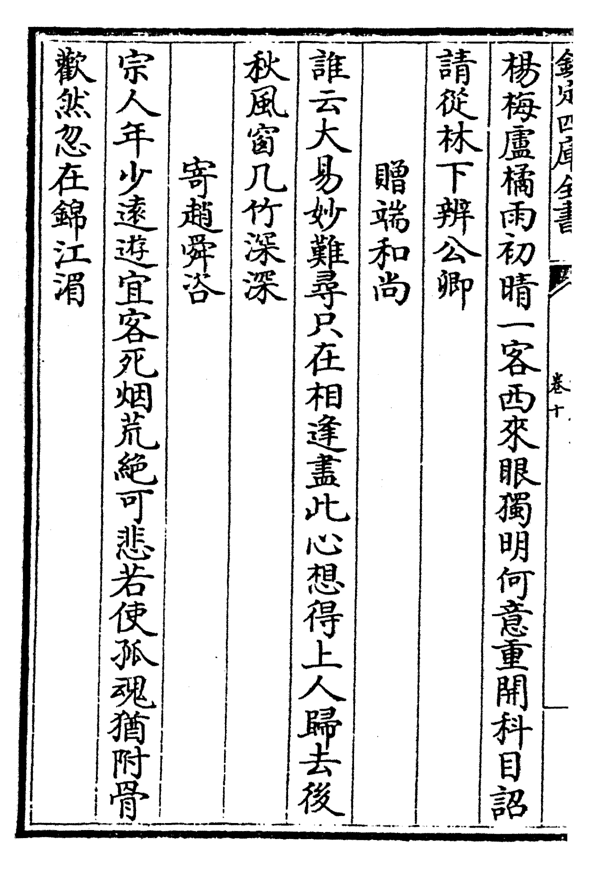
昔人髙貴餘尊足顧我何由慊此心多藉深山老同舍遺兒囊藥遠來尋

聞説仙山鄧副宫也曽賣藥到壺中想今鍊得身如鶴不是乘雲便御風

送伯恭入都

鐵券金書古所聞搢紳宜有好兒孫明年桃李花開際白簡青衫拜五門

贈唐相士



楊梅盧橘雨初晴一客西來眼獨明何意重開科目詔請從林下辨公卿

贈端和尚

誰云大易妙難尋只在相逢盡此心想得上人歸去後秋風窗几竹深深

寄趙舜咨

宗人年少遠遊宜客死烟荒絶可悲若使孤䰟猶附骨歡然忽在錦江湄

官船載柩穩且任上灘下灘江淺深朝廷忠孝每如此
不負從來孝子心
藥分西嶺千年雪簃剪南山兩朶雲給此空山老病者
有誰情誼更如君

贈曾氏詠沂齋

籬根蝴蝶草萋萋簷外桐花燕子飛與客焚香煮茶罷
更須沂上詠而歸

題何氏西堂

見說山翁九十餘繞堂松竹伴扶踈到今兩眼明如月讀得秋窗細字書

題半雲樓

世間擾擾萬馳仇只為塵埃沒馬頭頗怪上人心似水衹縁身在半雲樓

贈周伯岐

周伯岐氷雪中相過適余有婚姻之事不及與之清談敬賦二絶為别

青青麻子黄菜花禁得春雪三尺加自憐農圃有多苦
欲學神仙長噏霞
男婚女嫁古今同賣羊沽酒走僕僮仙客翛翛忽相過
舉杯微笑白頭翁

戲贈吴伯昂

伯昂相過據云乃草廬先生之孫頋連月齒痛甚戲
作一絶謾發一笑耳

覔之了不得一句有時不覔還自來今古文章每如此

菜心竹筍且銜杯

謝方壺惠墨竹

仙人特寫一竿竹寄此山中幽且獨昨宵風雨不曾過似聽滿窗秋簌簌

孤松圖為德星堂作

枝撐九霄根破石豈謂氷雪愁窮冬客來莫作畫圖看堂上有人如此松

題華蓋層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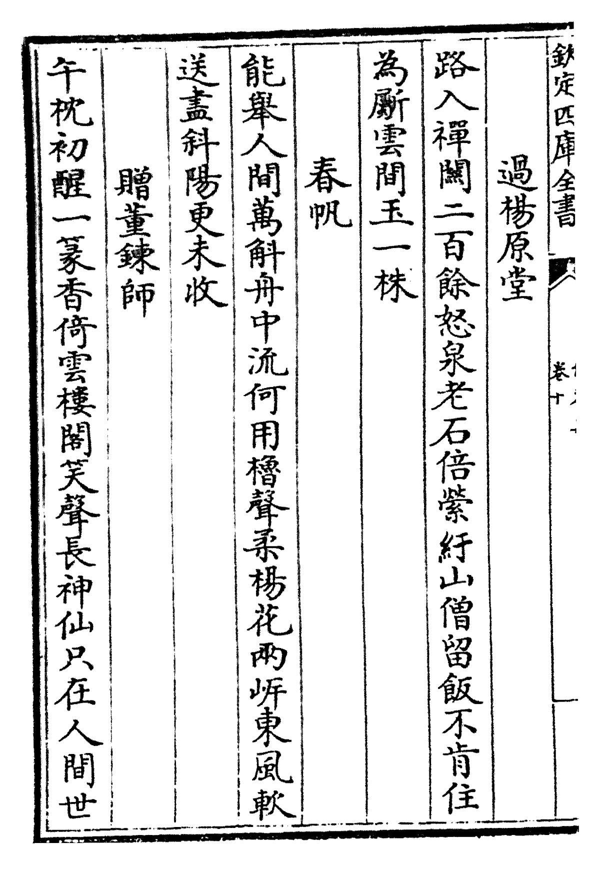
曩年杖履及雲端芧栗盈山八月寒老脚久酸應不再
只從仙客借圖看

題萬氏雙桂堂

月光如水露華濃金粟爭開秀葉中知有古香千萬斛
西風分過大江東

送曹梅林

親能待禄皆由孝家只如初信是廉此去梅林却黄熟
一天風雨釀酸甜



過楊原堂

路入禪關二百餘怒泉老石倍縈紆山僧留飯不肯住為廝雲間玉一株

春帆

能舉人間萬斛舟中流何用櫓聲柔楊花兩岸東風軟送盡斜陽更未收

贈董鍊師

午枕初醒一篆香倚雲樓閣笑聲長神仙只在人間世

航海梯山總渺茫

寄鑒上人

曉日東吳塔影斜長廊行盡拾秋花早知今日成詩卷
挫過雲頭一盞茶

贈絕照長老畫龍

祝融峰下三年住萬斛海氣一口吞故能嘘揮作神物
懸之高堂白晝昏

絕句

半堤楊柳欲藏鴉一道晴溪直見沙獨自意行窮野碧偶隨幽逕入人家

畫梅

明窗磅礴寥以閒玄閒清氣歸毫端老夫七日不見我掃出一枝生古寒

梅影

池邊壁上紗窗外時見玲瓏玉一枝只有清泉并素月古今真是畫梅師

孤梅

氷霜嚴嚴心自春杏桃華華非爾羣生前不識習鑿齒身後豈無揚子雲

落梅

更闌殘酌不成歡一片多情拂袖乾想見孤城吹畫角朔風斜日莫江寒

尋梅

野烟迢迢斷岸口落日翳翳荒城隅古今蒼茫興不盡

忽逢茅店一躊躇

寄梅

忽憶故人吳養浩闗山萬里赴燕臺梅花一枝有古意恨滿東風寄不來

侯鯖集卷十

俟菴集卷十一

元 李存 撰

七言絶句

題翁仲昭吴間堂

會稽之山高以蒼海水夜動天茫茫月沉桂樹鴈不叫笛聲滿空人意凉

贈相士張月蓬二首

林居一夜梅花發明日逢君意氣多安得少分蓬上席

共看秋月寫山河
公侯之相世間有堯舜此心天下稀偶與髯翁喫茶罷
林風吹緑滿人衣

贈汪子仰如杭

杭州美人美且多紅欄翠帷清夜歌杭州繁華不可説
汪郎年少能奈何

題石黿渡

昔年龍馬出河上此地石黿生渡頭疏鑿豈無神禹跡

撫摩時有老仙遊

贈張一無之京

長廊半夜月露白西樓早秋松桂青學道愛人有古語竹床相對幾回聽

晚步 用唐高蟾韻

茆屋青帘隔晚橋白沙紅樹水迢迢人生到底頭如雪莫管春風消不消

題李伯時九歌圖

龍眠畫入忠臣心筆意欲與江海深老生有句不敢寫
荻花蒼茫愁古今

馮紹先自都下回以詩贈之

萬里風霜客亦寒五年醫藥病方安花前杯酒各須盡
莫作尋常相見看

題東柯谷圖

乘槎博望到天河銅柱扶桑馬伏波自笑吾年今半百
始於圖畫識東柯

題上清道士畫屏

道士生在山水窟清景天然不用模二尺屏間老秋色只宜分付與吾徒

贈余道士歸九宫

林下相逢骨共清黄花紅葉眼為明他年擬欲尋丹竈只恐騎雲上玉京

題吴君陽遠遊卷子

吾聞瞿曇老子說六合之内有四州生來乃在閻浮界

遂及此身須遍遊

送僧遊廬山

碧雲堆裏玉潺潺仙佛樓臺縹緲間錫杖徧遊應笑我

只從窗下看廬山

贈陳仲德

微風清露草間花行到方盤日未斜道士庵中成小酌

又隨流水過君家

呈原卿蕭翁二表兄

濃露微霜菊正開紅梨紫栗共銜杯雲山百里頭俱白十五年間三度來

題柯高士天樂卷子二首

世間萬累皆有我十二時中喜與嗔說向道人應一笑青山情性白雲身

昨日秋風吹鬢須杖頭閒挂百錢酤山根水曲家家去天樂元來一樂無

別王縣尹本善

豈弟相宜又五年一琴忽載下江船東風無限留人意

寓在晴沙柳色邊

贈簡上人 合前四句

秋風蕭蕭秋雨足來為雲房留信宿吟詩作賦百無能

只與上人同看竹

題蔡氏石原精舍

濵湖之土多沮洳精舍高明有石原況説古仙山上過

至今秋骨玉為痕

餘干奉國寺微上人構樓竹中其客鄧子方爲余言曰請扁之扁曰高清高言樓清言竹也并賦一絶寄之

頤開上人最好客早暮新茶雪滿甌應笑吾儂老塵垢幾時來上竹邊樓

贈程自觀遊龍虎山并柬蘭深董錬師

道人來處是清溪萩萩秋風一鶴飛應遇老僊髯數尺蘭蓀爲屋芰荷衣

贈吳道士遊淮

吳君剛介負奇才妙法流傳自兩階春夏濕淫秋必燥又擕雷雨過長淮

送人遊孔林

平生欲作孔林遊塵土因循老則休想見絃歌當日地至今楷樹緑秋秋

謝李克讓寄扇

寄來竹扇輕如縠多謝前年郭奏差林下有時方六月

海天風雨滿襟懷

白貢二馬

良材未試相蹄齧況復沙場苜蓿秋數筆寫來千里意只今惟有白忻州

别倪有定遊京師

忽謾相逢老石邊西風槐樹夕陽蟬山長水濶三年别沙白江清萬里船

寄題達上人竹林精舍

淡然無際老禪心精舍偏宜在竹林亦有殘書讀未了
願隨春晝緑沉沉

導中庸樓二首

雲山繞屋樹侵門書在床頭酒在尊歲宴入城公事了
一燈窗下教兒孫
坐禪山中圖出世望仙海上求長生何似饒家課奴隷
夜深機杼晝長耕

有畫明皇貴妃上馬者明皇既上猶顧貴妃而

妃有欲上不上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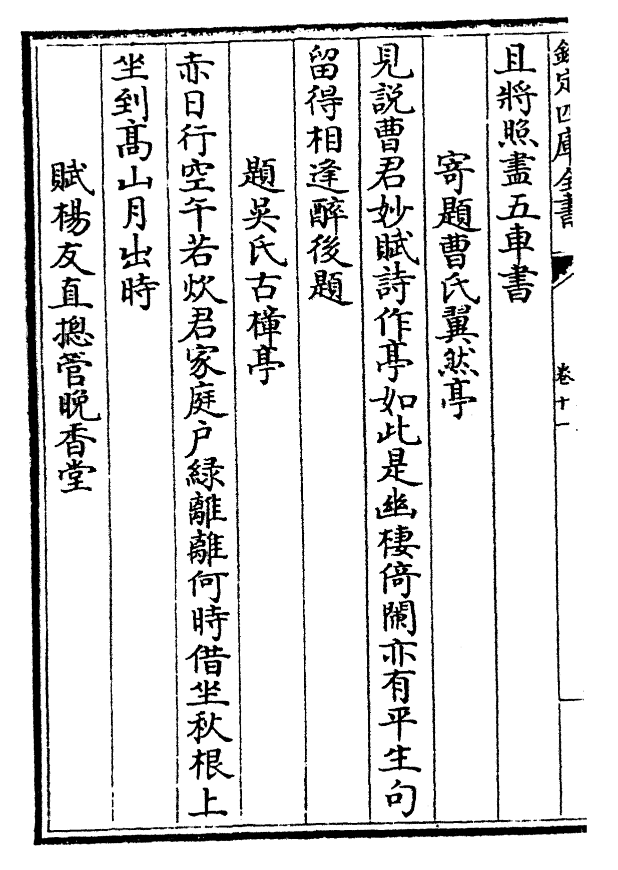
四海漁陽一鼓鼙巫雲峽雨暗旌旗君王依舊頻回首得似如今上馬遲

戲贈魏學正

東湖湖上舊宮庠雪竹蒼蒼月樹長酒後不知雙耳熱客情惟有魏淮陽

題廵檢李孟章雪窗

乾坤一日回太素稱此相如四壁虛莫管夜深寒到骨



且將照畫五車書

寄題曹氏翼然亭

見說曹君妙賦詩作亭如此是幽棲倚闌亦有平生句

留得相逢醉後題

題吳氏古樟亭

赤日行空午若炊君家庭户緑離離何時借坐秋根上

坐到高山月出時

賦楊友直摠管晩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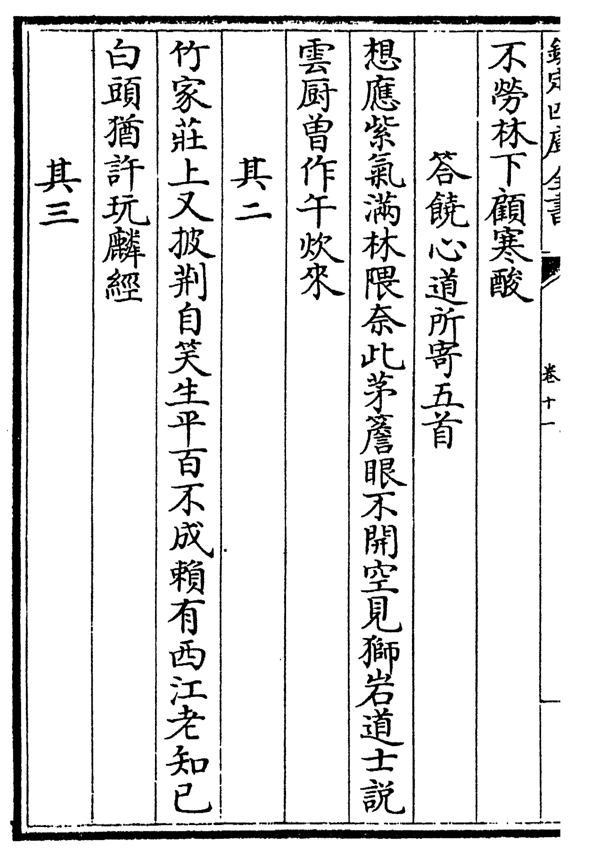
致政堂深一事無燒香煮茗八分書珊瑚碧樹滄海底萬斛秋香恐未如

羊角峰前華戟寒不堪韋帶布袍寛如今歸在東籬下却好攜尊與共看

贈相士唐見定之武夷二首

武夷篆筆有綠色西江神龜生緑毛知子從來負奇趣直攜二美過吾曹

觀花應合走長安觀水宜先海上瀾雙眼秋風將萬里


不勞林下顧寒酸

答饒心道所寄五首

想應紫氣滿林隈奈此茅簷眼不開空見獅岩道士説雲厨曾作午炊來

其二

竹家莊上又披荆自笑生平百不成賴有西江老知己白頭猶許玩麟經

其三

權奸近已死龍興閩賊咸誅亦罷兵惟聽田間老農語今年時雨又時晴

其四

廬山山勢頗蜿蜒人是人非五十年應有為吾開眼者豈知遲速尚由天

其五

近來術者過如梭誰似張郎講貫多自愧吾言真一羽髙門深户奈渠何

幻菴于真人擇壽木以詩戲之

神僊合上雲霄去一劍徒留白玉棺何事尚嫌烏與蟻也求三峽鷓鴣斑

徐生歸自龍興貺以新歷蟹瓜賦詩謝之

新頒正朔出京華何事先來野老家擘蟹剖瓜霜下落一樽相約探梅花

題道士方壺作平林遠水圖

數年霜雪滿頭顱那得幽深築一區遠水平林在何處

煩君更為問方壺

贈命士

青天去我幾萬里七政循環在眼中林下布袍今老矣向人猶更問窮通

題吉峰齋

青青千仞眺髙空自昔誰名吉子峯無事開窗日相見老來那得與君同

寄李景伯

蘺根黄蝶草萋萋樽酒相歡日未西尚擬岡頭秋雨足
連床同聽鷓鴣啼

題潘宗遠歸隱菴

鍊師已是素隱者又欲結菴歸隱乎自爲有身終有患
從來無汝亦無吾

贈墨客

少年曾學煉松煤踏破春山幾處苔江上一瓢吾老矣
滿床風雨見君來

題齋壁

老去無營百事寛深山非客不成歡雖然寂寞無相待只作尋常店舍看

贈道士毛士原

安仁冲虚山中有羽人之宫所由來久矣相傳有趙先生者死而葬人後於西川遇之且寄詩焉葢尸解也又有連先生可久者落魄嗜酒能吟詩有集傳於世人亦以為得仙道云近則有李君誠先其貌𧹞然

其氣亦浩浩然有道術善役使鬼神如奴隷致風雲雷雨不失期州里咸尊敬之其傳後有張君玄玄守戒行無瑕疵人愛之猶誠先也玄玄之弟子曰毛士元盡得其所學且將南走閩越東上會稽北渡河迤邐遊於京師得於其師者固不少又將一一叅扣四方之先達蓋不自滿足者古人所難也敬賦一絶以餞其詩曰

古今道理無窮盡有志之人極本源定謁雲霄老仙伯

殷勤垂手與君言

俟菴集卷十一

俟菴集卷十二

元 李存 撰

雜著

御書贊

元統元年秋皇帝御明仁殿特書閑閑看雲四大字賜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臣吳全節閑閑蓋其所自號也看雲又嘗築宮於雲錦山曰崇文復構樓一區以為他年佚老者也於是模刻諸梓飾以金碧三年春命其

猶子平陽路太原府經歷臣蒙齋歸而揭之先是集賢院奏四月十七日為天壽節故事前期差使降香龍虎山雲錦山等處令遣法師臣李紹老紹老與蒙水陸公私異途且離京師月日先後相懸及四月丙子不期而同至又自正月至於四月隂雨凄風人不敢釋纊是日天氣開朗街衢爽乾明日霽色絢麗南風微和大宗師弟子崇文宮提點臣于有興有事於宮庭陳金鐘玉磬列天神地祇之象為位二百有四十酌以酒茗薦以菓

蔬早午晚三時行禮用樂效雲中海上之音夜漏未盡
二鼓卒事急雨復作簷溜四瀉咸歎異以為天時人事
之偶有如是耶此固出於皇上聖明凡所施為胳合造
化亦由大宗師愛君尊國純誠之所致也又明日置酒
大會賓客布衣臣李棊言於衆曰夫書心畫也自鳥跡
科斗廢而為篆為隸為楷晉唐以來明君良臣非無善
書然以清麗稱者或近於媚以飄逸名者或流於放今
皇上春秋鼎盛左右有老成之輔朝昏無燕昵之私聖

心之安神氣之和蓋溢於筆墨之外不但度越前代有非專門白首所能企及實宗廟社稷無窮之休也其聞古之君子有不必親相與言者以禮樂相示而已況於對皇上生民父母其勢甚遠其義甚親奎畫超然同於越感諸其心而發諸其口者不能自已雖在布衣法無其禁於是相顧懽喜不以臣言為非謹稽首而為之贊曰皇帝踐阼尚於文德偉哉天遊先此翰墨惟大宗師實方外臣應時順事豈必隱淪故山之西有宇明靜異

其扁揭昭乃修省萬象森羅胡看於雲顧吾閑閑法其
亂氳孰為彰之而徹天聽燕清特書龍相鳳並丙子之
旦霆陰劃開匪人而天水陸同來繫大宗師職在祠祭
簡於君心寵錫爾畀股肱忠貞其恩若何胙土分器曰
維蕃多成周隆平以為大賚我皇之仁禮節踰邁煥乎
天章誰其能名微臣何有四海頌聲

趙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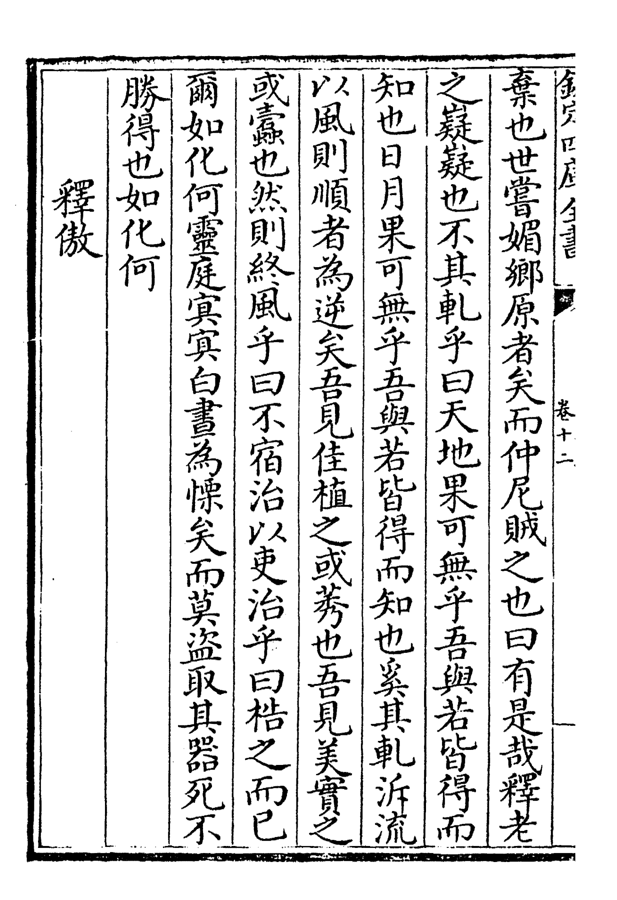
趙叟淛之善奕而游焉者也吾里有余姓者與之角而

弱當歸罰而曰令無有叟唯唯而已詰朝歸之如約他日買金且輸官既而遺焉叟獲而返之人咸謂叟癡曰挈挈瑣瑣得其金宜可歸休而暫安焉叟曰不然而情我我可以不情之乎子李子聞而義之曰今夫以勢為麾剝催迫以便佞傾側取向合以巧算行刻削以智術變詐畔契券諸取利者無所不至至於同室骨肉之親亦往往有不暇顧人遺金而已有之不猶愈於此乎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余誠叟之為動矣雖然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吾用是知叟之才之美也至有平時好為高談濶論及一見利則引吭注目尾帖而耳豎若狗之於骨也悲夫且行而鬻伎者紛且沓也孰謂皆若而人而無賢乎惜哉吾文不足以託遠焉耳

或問

或問俗可從乎曰無枉無害吾從諸否則確或人戚然曰吾見確確者衆人之所指議也奚其確曰求不指議於賢哲也衆人其如我何世嘗非采薇者矣而仲尼不



棄也世嘗媚鄉原者矣而仲尼賊之也曰有是哉釋老之疑疑也不其軋乎曰天地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也日月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也奚其軋泝流以風則順者為逆矣吾見佳植之或務也吾見美實之或蠹也然則終風乎曰不宿治以吏治乎曰梏之而已爾如化何靈庭冥冥白晝為慄矣而莫盜取其器死不勝得也如化何

釋傲

客有難余者曰外人皆稱子傲齷齷爾几几爾吾聞之書曰無傲從康詩曰彼交匪傲若是者何如也余曰居吾語汝今夫王公貴人千金之子操黜陟之柄持取與之權人孰不榮其榮富其富仰而望之企而慕之逢之欲其親悅之欲其容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亦有儒家者流窮詩書六藝涉古今上下弄筆墨潤視大叫謂人之莫已若者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吾試舉斯二者子以為吾果有一乎凡吾之所以被此名者果

何由哉昔魯人有弁冕於越者越人羣聚而怪笑之嗚呼豈魯人者誠足怪笑哉見其所未嘗見也客曰嗟乎子蓋欲異夫人也夫立異者謗之所趨而尤之所必歸也而奚可為也而奚可為也且子獨不聞夫易之隨乎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隨時之義大矣哉不然吾見子之窮且老也余曰子過矣子過矣吾聞之君子者尚其志也居其命而不逾也仰焉則日月星漢昭乎天俯焉則山岳河海亘乎地夫何慊乎哉其於外也可爾可爾

不爾不爾富貴而富貴爾貧賤而貧賤爾生而生爾死而死爾何至於於於延延靡靡遷遷爲優娼皁隷之態以求媚夫兒女子乎仲尼不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客於是色然謝曰他日吾見子之貌爾今而後知子之志矣是可與立也譬之而不加長毁之而不加沮利不利疚不疚而吾又何難焉而吾又何難焉客退作釋傲

辨訛

明越杭婺金陵宣城廣德皆大饑人相食有司發而竭弗甦旁郡富於粟者誘而致之或美價焉或施焉而期之以爵而相傳以為天實厲之而欲全之者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其州其姓氏者夢神人謂之如是李存聞而嘆之曰東南之俗若是其誣也為是說者不已忍乎哉昧者固易以信然而鄙夫則遂以託焉爾也而有司或以是怠焉爾也夫民命於天而生者也生而厲之則如勿生而已矣天豈其然令夫孺子之蹈水火也有

不避焦濡而救之從未聞見怒於孺子之父母也然而世之鄙昧者恒千百而賢智者或不能以一二鄙昧者恒遇達以有餘而賢智者恒困頓或不能以自存是故怪誕之易倡而卓卓之論難樹也嗚呼天果不欲全之耶則禮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憑矣天果欲全之耶而胡為乎賢智之鮮屑也天乎天乎孰有能問之者

襍說

李存曰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癉惡者也故聖人尚

焉無所於風何詩為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脩脩哉忘貧賤李白詩蕩蕩乎廣人志輕世欲杜甫詩令人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忠節舍是吾未見其多益於人也河東張生翥嘗為余言翥居錢塘人為俳優日聚觀至數百人或千人其傳為慈孝為節義事者長幼無不慷慨長嘆至流涕或慟哭不能終觀有是哉感於人心非小補豈盡鄙事也至其為離合淫哀謔靡真賊夫人之子不足道

哉不足道哉

編莊子序義

古莊周者彼何人者耶其遣言措意閒乎莫之能聽希乎莫之能視嗚呼斯編也是其滓濁也夫或曰欲澡其滓先涉其涘欲溪其皭先泒其濁今夫日中為市粲然而金珠也斐然而文繡也葩然而丹漆也敖然而車輿也窐然而甑釜也翕然而畚也屑然而屨也騷然而帚也錯然而薪櫵也趨而貿者時其用之適也未有一日

而槩焉者也是故未後而先其行顛顛未小而大其行邁邁未下而高其視蒿蒿斯編也可以視二三子也不可以他人者也使或他人見之必蹙然傷莊周之非遭而不賈也雖然二三子之於學也無乃力乎力乎而不已吾不知其止嗚呼又惡知今之蹙然傷者不為後之躩然以喜者乎

顯孝録序

饒娥饒州樂平人古今天下皆知其為孝也見唐柳子

厚文寶應間父勣醉漁風卒起不能舟溺死娥年十四走哭水上耳鼻流血氣盡伏死國朝邑人許道傳獨得大歷四年邑令魏仲光孝女碣謂勣涉河采薪為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光族孫愔為令時所立碣賊火焚壊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歷去寶應甚近乾符雖遠祖孫皆令其土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覈予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蓋得之傳聞而新唐書因之二魏文不顯行故無知

者今許子集前後名搢紳詩文建中旌表始末共為一編題曰顯孝録其友魯志敏持以示余謂將鋟諸梓余曰許子之心豈不以娥憤父死而一時與俱固難也而仁勇者能之終身不嫁則是終身憤父之死先王之制喪禮也哀有隆殺一時之死孰難於終身之哀乎終身之哀則是終身之不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以不可以無辨至正辛卯八月朔日書

俟菴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俟菴集卷十三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文樵

俟菴集卷十三

記

胡氏新樓記

元 李存 撰

邑人胡君茂之之居適依於層林深樾茂之為縣曹未四十棄去即其居之西而樓焉上下以欞通朗無蔽茂之日偃息是間而命其子式從余游余他日過之主人延登陳書畫行豆觴意歡如也酒半起酌而言曰吾疇

昔胥也自一日而有斯樓也公門不一跡也公事不一耳也人孰能胥我哉又酌而言曰胥乎吾見有如穽也者而人蔑之出也吾見有如漆也者而人蔑之潔也然則奈子孫何又酌而言曰吾子式也獲與先生游也願得先生文辭華斯樓也幸先生無讓也余曰善哉君可謂振焉而不溺焉者矣後之人其庶有興矣乎釃之酒而為之歌曰迷而知也天之裡也一日而歸鬼神未之窺也家之羸也心之肥也昧途而追終不可遲也遂盡

醉而罷明日書之以為胡氏新樓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撫州金谿危素以書來言曰金谿烈女廟者祀葛氏二女也初金谿産銀有司歲采有場相傳唐寶歴間葛祐為場曹適礦盡輸不敷搒掠箠楚殊死祐二女痛無以贖其父躍入冶中自燒死頃之各化為銀由是祐得免監場黄康以聞於朝特為罷金谿銀場邑人畀其孝感祀於里之僧舍國朝大德間縣丞濟南吳瑾别為屋以

祀延祐間縣尹河東李有撤而新之是祠也既未列於祀典復無以紀其本末甚可懼也李某仰天嘆曰堯舜三代遠矣子而有其身是無親也臣而有其家是無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聞夫二女之風者孰謂人之本心可得而盡泯哉夫女子長於閨門之中其事則織紝組紃其德則婉娩聽從未必如學士大夫能時取經史而誦習之又未必有良師友旦旦而啟助之又未必出於要譽鄉黨而為之且平居以意度為窒宅以辯析

為日用者將不信以為果然有也昔饒娥哭血求父而死蛟鼉郭巨并食埋兒而遇黄金孟宗泣竹而筍生王祥剖氷而鯉出是皆用何道也嗟乎至誠之心其亦有不可測之神焉如此哉是心也天不能以加高地不能以加厚人人有之而或弗自知也知之而或弗自行也今也崇廟祀俾弗隳紀事實俾弗訛將以子人之子而臣人之臣也窮天下之吉凶禍福孰大於是

天台靜玄觀記

天台去城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賈似道嘗營別業焉既以與道士丁其盧其而額之曰靜玄觀且以田四百畝食之其後似道竄逐以死財用土田悉沒入而咸唐以靜玄免國初僧總統楊其寵貴有僧其者誣獻之强改為寺其徒閻公訟之中書復為觀元貞間似道從子其者乞償不得憾之言有司咸唐之田宜隨所沒者於是財府征之閻之徒周元澤狀白玄教大宗師張公公復上之中書下戶部推驗如狀還之未幾屋燬於寇元

澤改築今所凡為殿為堂為廡為門為庖為湢為廄庫為客館總若干楹人謂其制弘於舊也余聞而竊感焉夫賈氏執季宋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猶或不足以振其衰持其顛頹乃肆其私邪作威於國家訖録之際殺其身而籍其家亦豈不幸也哉然所謂咸唐者徒以託之黃冠羽服得以不沒雖更代而有勢力者卒莫之奪既又燬且復構又豈非事之偶似於善付之獨得其人乎哉使當時其心術一出於義能者進之不肖者

退之功有賞而罪有誅天之歷數縱有所歸身何至於戮家何至於沒乎設有非人情之所料萬世之公亦烏可泯泯也沒而有知寧不為咸唐一自悲乎矧開天台之山水甲東南而靜玄之傍又為龍湫者數四靈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歟余因記其改築而并及乎賈氏亦世鑑之一端也

充齋記

泰定三年冬上饒祝弘道來言曰弘道嘗獲納謁於播

州宣慰楊公之門公不以弘道爲不才拔而置之幕下惟公當朝廷方面之寄固未必以進一士自德而士苟有志効用於時者亦不敢以此私德於公然請言公之爲人及其所以治播者公朝而起盥櫛已禮於祖考之廟退而起居太夫人又退而與僚屬論政事又退而讌於其所扁之齋曰充讀書鳴琴其間或與士黨相唱和四方之士歸之者亦無不薦進勞來饋遺不賦耕不征商故其民雖多椎悍然皆嬉嬉恬恬城中夜戶闔而不

遂行旅晝夜不絶至或止宿荒茅枯葦間亦無敢夲攘歌鼓以樂生棺槨以送死殆與中州同也李某曰僕聞之楊公將種也世守於播播之為州地方千餘里南臨牂牁北通巴蜀勢若可以武服而不可以文令雖當四海無虞之日茍放歌擊鞠以養其氣射熊搏虎以便其習一有警發則被堅執鋭𢈪然為士卒先亦不失為將家能子孫然歴觀古今天下雄藩巨鎮建功立業於一時者非無其人往往任智而不任德知勇而不知義殘

忍暴縱以沒其身者有矣況能及子孫乎今楊氏之於播綿歷累世及公之身而又儒雅自將用能致朝廷寵畀而安而使其民愛戴如父母斯不謂之擴而充之能若孟氏之言者乎夫如是則燕於其齋求所以承先公而利後嗣與國家相為久長者有不待他取於義而得矣弘道曰善子之言非獨譽公而已請書之以獻或因可記其齋云

戴溪菴記

上饒薛君玄卿既葬其親於臨川白馬山之陽復構屋數十楹於墓道之南擇材質良惟時閒休工丁共力旬月告就遂厥中以為神栖主人僕從各有居處内庖外廏靡不飭備黝堊鮮辨垣墻周固俾鄉之愿而有恒者居守之且為之田以為歲時展省休止之所旁有溪流相傳戴氏昔居其上而溪遂以姓名因扁曰戴溪之菴而來徵余為之記嗟乎吾見貴富人之墓多矣鑿山纍石不遺餘力曾未幾時而斧斤已及其木者有焉無乃

植其身於平日者或不在於德而導其後之人者有不出於禮歟夫上饒之薛也顯於唐盛於宋名人巨公前後相望君今雖為黃老清靜之言以曹於時而又能惘惘焉於送終之際如此其盛然則詩書之道終長而君子之澤未易竭也他日之來者其必相與言曰塋域之間得無有樵牧之跡者乎甃砌缺裂得無有不愧於墓中之人者乎墓而屋屋而田其亦有克念經始而續圖於永久者乎是蓋君之望也若夫祠墓之俗所由來久

矣雖不著於禮經然豈知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亦孝子仁人自盡其心焉耳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臨川之東鄉有寺曰上塔屋老甚且無碑碣可考葢不知其始何時寺之僧永茂者忽言於衆曰噫惡可以坐視其圮於是自殿及門取瓦甓之斷裂而椽桷之朽折者盡易之未幾新鐘樓又未幾墁垣牆砌道路時則有永芸者亦干財於富室而葺經藏焉為之會甚費則從

而佽助之既復曰合吾寺且三百指饘粥將不給奈何
披其私畆而公之戚然自念曰吾故儒家子也而遭於
不造寄跡釋氏之門者五十餘年矣今先人之他子孫
無孑遺者而吾亦老且憊焉猶有鬼神則將安所歸乎
乃祠其父母於堂之東序又披餘畆以食衆而資其春
秋薦獻焉他日命其徒正印來請述其始末余曰久哉
世俗之偷也若爾師者亦可謂不私其贏不忘其本矣
愆於義而病焉蕁所聞而行焉固有可尚而又有可悲

者也師姓李氏世為臨川人父諱某字叔陽登宋某年進士第嘗教授福王宮云

芝山文惠觀記

芝山文惠觀者因重修長沙吳文惠王之廟而作也初王廟郡治西北歲久而圮延祐間三山王君都中來為郡從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鑰者不然則圮毁隨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廡下則褻無其人責之民則不專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於是闢廟西隙地一畝

創屋數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謀名羽流居之且以書抵京師告玄教大宗師吳公曰廟在公父母之邦而神又公之先世也公得無情哉於是大宗師欣然檄方君志遠主之未幾王公以代去大宗師復檄玄妙朱君其兼領之朱君捐己帑增西廡且因饒民之德王公也而又感激夫大宗師之拳拳於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別為方丈若干楹凡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入己田二百畝久之志遠亦入田二百畝其年間志遠被璽

書提舉玄妙觀兼住持芝山道院未幾大宗師復命于
某主領之且上其事集賢得改今額謂之文惠者因王
封也余承乏此來每徬徨嘆曰昔秦人刀鋸鼎鑊以待
天下而番令獨得江湖民心秦亡宜其裂地而封沒而有
廟雖百世不可廢也今也得王公經營謀度於其始得
大宗師遴擇奬勸於其中觀焉以輔其廟田焉以飽其
人是宜與王靈民心相為久長者也余雖不敏敢不啚
所以不朽於其終哉謹叙其始末刻諸石庶幾來者知

所考云

兩峯樓記

兩峯樓者樂平劉明子文子讀書所也初上饒祝君蕃遠來長餘干之鄉校曰南溪子他日過之祝君出其徒十數輩揖余且曰若輩皆有意於文字者願為我命題少試之於是得明子為選首余因知其才久之祝君以代去明年以予為其師之友而業不可以少荒也袖詩過余因請益焉又久之明子以其弟文子請曰僕之父

樂教者也即居之傍為樓若干楹嘗客陳先生易東其上先生以兩峯二字扁之兩峯者何曰昔蘇老嘗記木假山者三中以自況而傍以況子也三而兩者何舉其旁也舉其旁者何曰吾為若慕二蘇也慕二蘇者何曰比之若吾友也友之則誰不美擬之今先生往矣而言猶在耳顧吾子少述焉古之為居者或以脫障隘而通高明或以出蒸歊而乘爽潔其辱於歌舞酣歡其狃於觀覽而偷於裕暇者君子無所取焉吾嘗謂明子之詩

其氣完以舒其思藻以發無乃有得於父師之誘而居處之助也乎不然何其尚慕於蘇而不少自間也是為記

筠溪堂記

餘干之長田多大山而柴氏世居之往往鑿山而屋層見疊出如樓觀然至不可基乃止而傅翁甫之築適在其左麓前有溪流旁復多竹翁嘗病其蕃且隘也無以自休息安賓客復臨溪而構焉修其前楹皆立水中蕩

地而板虛實半之四面為窻牖夏多南風冬則不塞向而溫而自扁曰筠溪之堂以其有水與竹合二美而名之也嘗謂士君子之於藏且息也亦必有勝焉以助之是故雖古之人猶亟稱於水而樂於山余雖與翁未之識也而其婿嘗從吾同舍上饒祝君蕃遠遊氣直而尚古每為余道其婦翁年纔五十而家之務悉諉諸子時自燕坐堂中其言有曰夫水泓然而為深皎然而為淺者玩之皆足以洗濯乎吾心而竹也動而扶疏立而靜

直又皆足以休吾之體而息吾之影吾朝於斯夕於斯則所謂内馳而外膠者將不出户庭而自得夫師與友之道者耶柴氏蓋數百年以詩書名家前代屢有顯者翁雖未嘗干禄於時而隣鄉多數其忠厚好義故余樂為之記而不敢辭也

俟菴集卷十三